

西来的喇嘛

西方发现中国丛书

【法】雅克玲·泰夫奈 / 著
耿昇 / 译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西来的喇嘛

B979.9565/1

西方发现中国丛书

西来的喇嘛

【法】雅克玲·泰夫奈 / 著

耿 昇 / 译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来的喇嘛 / (法) 雅克玲·泰夫奈著; 耿昇译, —
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3.8

(西方发现中国丛书)

ISBN 7 - 80603 - 698 - 9

I. 西… II. ①泰…②耿… III. 古伯察 (1813~
1860) - 生平事迹 IV. B979.95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1790 号

LE LAMA
D'OCCIDENT
Évariste Huc
1813~1860

JACQUELINE THEVENET
Éditions Seghers, Paris, 1989

策 划 吴 兵

责任编辑 吴 兵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2060055-5420

市场部 (0531)2053182(传真) 2906847

网 址 [http //www sdpress com cn](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)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 com 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规 格 148 × 203 毫米

8.875 印张 24 幅图 170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定 价 1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码头沉浸在薄雾之中，晨曦迟迟不肯升起。几个搬运脚夫推着小车直到大船的前面，尚无人领取的行李包被撂在地上。寂沉中的小船，于水面上轻轻摇曳，等待着人们去唤醒它们。

勒阿弗尔 (Le Havre) 于 1839 年 3 月 5 日星期二的这个早上，也屏住了呼吸，以等待在几个小时内将出现的热闹场面。

三个穿黑袍的人影走出了舍瓦里耶 (Chevallier) 大街，在朗布拉尔迪 (Lamblardie) 码头上来回踱步。这可能是三名司铎，他们刚刚在圣-弗朗索瓦 (Saint-François) 教堂做完弥撒。

随着他们的逐渐接近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分辨出了这几个不寻常散步人的身体轮廓。他们都非常年轻。三个人中的最年幼者，虽然肌肉丰满而结实，但面色无光泽，从大圆帽下露出来的黑色鬈发酷似一个帮主 (团伙的头目)。他最为饶舌，讲话最多，而且还带有大量的手势，在话音中夹杂着大笑声。这应该是一个南方人。

他向其他人解释说，出行是世界上最惬意的好事。正如所有那些大量拥向勒阿弗尔，以向美洲迁居的北欧人一样，其祖父让·于克也于某一日出海，以前往安的列斯群岛 (Antilles)。

此外，其父雅克－弗朗索瓦便是诞生于马提尼克岛(Martinique, 法国在南美的属地)，现居图鲁兹(Toulouse)。古伯察（额窪理斯塔，Evariste）向其两位教友解释说：对于我来说，出海便是去重新寻找我们的根。我祖父是格林纳达（La Grenade）总管，我父亲是安的列斯群岛的原任王室主管，我在中国将为基督做些什么事呢？

这样看来，这三个青年都要出发赴中国了。他们属于被称为拉匝禄会士们（Lazariste）的遣使会，该修会于17世纪由圣者味增爵（Vincent de Paul）创立。他们之中的两位刚刚被晋铎。其中古伯察（Evariste Huc）很快年满26岁，出生于开吕斯（Caylus），位于塔恩－加龙省；安德烈·普里瓦（André Privas），当时25岁，诞生于罗纳省（Rhône）的吉沃尔（Givors），第三个人是一名助理修士而非司铎，即路易·沃德里兰（Louis Vautrin），31岁，诞生于上马恩省（Haute-Marne）的维里埃－昂－里厄（Villier-en-Lieu）。

他们经过20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路程，匆匆忙忙地赶到巴黎。但进入勒阿弗尔城则更为劳累，安古维尔（Angouville）城城门非常拥挤，交通阻塞，夹在城墙之间的这个弹丸小城人如潮涌。在不殃及其周围的附属城镇的条件下，根本无法拆除其城墙。

16世纪的小小“圣城勒阿弗尔”确实以神奇的方式发展起来了，首先是作为战争港口，然后是作为贸易商港，特别是自1717年的王诰允许与安的列斯群岛进行贸易后更是如此。在鲁瓦河（Roy）故道流域之外，又从中加入了两个锚地，也就是科梅西（Commerce）和拉巴尔河（La Barre）锚地。它们于1820年开埠，但已不足以满足港口那欣欣向荣的贸易需要了。巨型

三桅捕鲸船从奥古斯坦—诺曼底的船坞直接驶出，载客蒸汽轮船连接起了下诺曼底和不列塔尼港口，那里还有驶往南安普敦（Southampton）或利物浦（Liverpool）的定期航线的航船，自1822年起又开始驶往纽约。

该城市未随港口而与时俱进地发展。它有2万名居民，尚且不包括携带其箱包和篮筐、布袋和酒桶、珍贵表盒与首饰盒的外来移民和商贾。您想在哪里安置这一大群人呢？他们始终都出于安全考虑，而于预定的登船日期之前数天必须到达该城。

按照公证事务所、海事保险公司和外国领事馆的模式，作为当地利益和繁荣的见证物，大量旅店都如同中魔法一般地开门营业。但人们还可以投宿于当地居民家中，我们的三位遣使会士于前一夜下榻于一位批发商勒格罗（Le Gros）的府邸，此人的府邸在迪瓦尔（Duval）街，处于大码头21号与23号之间，已经是外港区的边缘了。他们非常激动，带有焦虑色彩的兴奋该有多么大啊！他们在巴黎城内修院大墙之间度过数年的封闭和平静的生活之后，突然间却要投身于远东传教区的冒险生涯中了。

这就是为什么在1839年3月5日的这个清晨，额窪理斯塔、安德烈和路易，或者我们按当时习惯而分别称呼他们古伯察先生、普里瓦先生和沃特里兰修士，他们非常自豪地在勒阿弗尔的码头上溜达，以求从中辨认出船坞锚地中的某个人，他们的双桅横帆船——阿代玛号（L'Adhémar）明天即将启锚而驶向澳门。

对于这三个人来说，明天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，也是一种真正的生活，即他们凭着年轻的热情而选择的新生活。但他们尚不知道，这种生活于将来的某一天，是否会如同随大海中的狂风而飘扬的风帆一样，为维持其基本航向而必须调转船头。

目 录

1 /	序 言
1 /	第一章 从开吕斯到勒阿弗尔
17 /	第二章 从勒阿弗尔到澳门
35 /	第三章 从澳门到万里长城
49 /	第四章 居留蒙古的日子
62 /	第五章 从鞑靼地区到西藏
92 /	第六章 在拉萨的居住
103 /	第七章 返回澳门
127 /	第八章 古伯察在华的最后岁月
147 /	第九章 恢复活力
171 /	第十章 古伯察先生的档案文献
171 /	一、古伯察神父被中国驱逐与中法外交交涉档案
186 /	二、秦噶哗和古伯察向法国政府提出的申诉状
197 /	三、法国领事与古伯察

205 / 第十一章 秦噶咩著《1846年的中国形势》

205 / 目光敏锐与精力充沛的人

214 / 一、巨大的努力与渺小的成果

221 / 二、阻止福音在亚洲民族中发展的真正原因

221 / 三、传教士之间的争执

224 / 四、争论的缘起

227 / 五、传教区收获甚微的第二种原因

235 / 六、传教区收效甚微的第三种原因

239 / 七、论什么人最善于为外国传教事业工作

240 / 八、对归化一个民族所需时间的反思

242 / 九、对基督教习惯于在一个民族中立足方式的反思

245 / 十、讲道与培养土著神职人员

252 / 十一、教廷传信部致大主教、主教、宗座代牧主教和传教区

其他长上们的训令

262 / 参考资料与注释

273 / 译后记

第一章 从开吕斯到勒阿弗尔

古伯察(Huc)家族的原籍为蒙他板(Mo-
ntans),这是一个属于今塔龙省的地方,位于
阿尔比(Albi)西南15公里左右的地方,在盖
雅克(Gaillac)和利斯勒(Lisle)之间。该家
族的姓氏(Huc)在奥克语(oc)中的意义很
好,在奥伊语(oïl)中叫作“Hugues”。在某
些方言中,huc意为“火”。

从1630年起,蒙他板的户籍登记证实了
多名于克家族成员的存在,而且全都是属于
“古老而著名的市民阶层”^[1]。其中之一的名字
是让(Jean),本是商人,或者更客气地说是
批发商。这名让·于克(Jean Huc)的世系
从父至子,都全力从事批发交易,直到1729年
生下另一位也名叫让的孩子为止。他是该家庭
第三位叫此名字的人,而且明显有别于该家族



的其他成员。

让是法学专业的学生，但他却以“让人操碎心和爱打斗”^[2]而著名。他欠下了如此之多的赌债，以至于他为了偿清债务，而被迫连续两次参军。首先是加入里昂兵团，然后又参加法国海军。这项职业丝毫不会使他感到中意，他于是便设法复员后去安的列斯群岛。有人告诉他说，在那里可以廉价地发横财。

其父拒绝帮助他，让便转而向其更为宽厚的叔父安东尼（Antoine）求援。此人送给他足够的钱，一方面用来偿还其债务，另一方面用来支付其旅费。这样一来，让·于克便于1753年乘船赴马提尼克岛。他从此再未见到过法国。

马提尼克岛于18世纪中叶，恰恰开始了其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堪的时期。经过125年几乎是无争议的法国占领之后，该岛三次落入英国人手中，而且还经历了内战，这些内战绝非与非常接近它的北美独立战争毫无关系，与法国大革命那既遥远又非常深刻的动乱也密切相关。

让·于克当时对此并未留意。他决定重新过规矩的生活，一开始便受雇于圣-彼得公证人事务所，同时出任姆雅日（Mouillage，抛锚地）堂区的诉讼代理人，该公证人就是利斯勒的波埃·布朗维兰（Pierre Blanvillain）夫人，原籍为安茹（Anjou）地区卢阿尔河畔的沙隆（Chalonnnes-Sur-Loire）。继此之后，他聘娶了其主人的第七个女儿安娜-玛丽（Anne-Marie）为妻，一举谋得了一笔可观的财产，以此为背景而具有了继承其岳父职位的前景。

安娜-玛丽共生了七个孩子，四男（其一于10岁时夭折）三女。其长子让-弗朗索瓦（Jean-François）生于1760年，创立了于克家族的克里奥尔人（安的列斯群岛的白人后裔）世系。



其第三子雅克-弗朗索瓦生于1767年，是于克家族的偏房庶出世系的先祖，被称为“图鲁兹人”，正是此人后来成了古伯察的父亲。其最后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均在马提尼克岛或瓜德罗普岛（Guadeloupe）扎根。其第三个女儿后来嫁给了一名英国上校。

让本人也很快就集荣誉与责任于一身，因为人们相继发现他成为马提尼克岛的最高法院的检察官、国王的公证人和顾问，是国王检察官在格林纳达皇家司法总管辖区法院的首席代理检察长。尤其是这后一个头衔虽于1778年才封赏给他，但却使其家庭深受影响，他始终保持他那“格林纳达司法总管”的形象。

格林纳达岛是小安的列斯群岛中向风群岛最靠南端的岛屿，于1649年被绰号为“热带地区之王”的马提尼克岛著名总督迪·帕盖（Du Parquet）所获得。从此之后，它便与马提尼克岛密不可分，并且也如同该岛一样，于1674年归于法兰西王国的王权之下。让·于克在这个阳光灿烂和绿树成荫的小天堂中感到了无限惬意。某些爱嚼舌头的人声称，这不仅仅是其职责把他吸引到了那里。他于1781年在42岁时逝世，他的遗孀负责完成了六个孩子的学业。

让-弗朗索瓦继承了其父。雅克-弗朗索瓦也应征入伍，并成为安的列斯营的上尉。1794年，正当他在罗尚博（Rochambeau）的指挥下，为捍卫马提尼克以反击英国人的第二次进攻，而步步为营地战斗时，他却被俘了，并被押解到了委内瑞拉海面的特立尼达岛。

但胜利者们很快就向他们的某些俘虏提供了一种有条件的自由。于克上尉认为，这些条件太苛刻了，他必须发双重的誓言：既发誓永远离开安的列斯群岛，又要发誓永远不会拿起武



器攻击英国人。人们对其才能及其勇敢精神，做过一种间接的美好赞扬。什么样的战俘会拒绝自由呢？即使是以一种不可靠的和可能是耻辱性的未来为代价也罢。雅克-弗朗索瓦接受了这些条件，因而又反向地再次渡过了曾由其父亲于25年前渡过的大西洋。在五年的获月（法兰西共和历的10月，相当于公元6月19~20日至7月19日~20日。——译者），也就是公元1797年6至7月间，他在洛里昂港下船登陆，所携带的全部东西是“一把红伞和30法郎”^[3]。

在这个使他感到完全陌生的法国，除了到其父的故乡蒙他板，又能到哪里去呢？他希望在那里找到个能帮助他的人。

婶母们照顾了他，并设法为他谋得在生活中重新立足而最缺乏的东西：一份职业和一位夫人。由于他诞生在马提尼克岛并在那里勇敢地战斗过，这可能会给他造成某种气氛。在意大利战场上或者是在正筹划中的远征埃及的战斗中，他与罗尚博和其他人一起，还有什么样的职业他不能干呢？但雅克-弗朗索瓦是一个体面的人，他不想再继续战斗了。

他最终与蒙他板的一位信誉良好和历史悠久家族的24岁女子缔结合法婚姻，她就是罗丝·玛莱代尔（Rose Malletterre），我们仅仅知道她“贤惠而温柔”^[4]。

至于职业，除了无法成为荣誉者之外，他虽不能光宗耀祖，但却很受尊重和收益很高。皇帝为维持其军队而非常需要钱。直到法国最偏僻乡村的征税，都形成了一种在上层很受尊重的职务。谁会知道雅克-弗朗索瓦未曾受益于这“保留职业”呢？

无论如何，古伯察除其军饷外，再加入财政部的薪水，从而使这位先生满怀信心地瞻望未来。其婶母们的行为都很楷模。

雅克-弗朗索瓦和罗丝·于克的第一处现知住所，便是在

塔龙省阿尔比热瓦的瓦朗斯 (Valence)。他们在那里首先生下了一个小菲利克斯 (Felix)，但他年幼夭折。他们后来于 1811 年 4 月，又生下另一个儿子朵纳迪安 (Donatien)。

1812 年，该家族居住在开吕斯 (塔里和加龙省)，位于下凯尔西 (Bas-Quercy) 的拉波耐特河的右岸，距蒙他板东北 40 多公里的地方。该城当时共计有 5000 多名居民，包括庄园的农夫、批发商、市民与贵族。它拥有一座保护完好的 14 世纪的教堂、一座粮仓和一座废弃的城堡遗址。

于克夫妇在开吕斯生活得很开心。罗丝在那里生下了第三个男孩，又重新起名为菲利克斯 (Félix)，就如同是应取代已夭折的第一个男孩一样。但堂区的户籍证实，他诞生后不久，也于 1812 年 6 月 15 日逝世。罗丝第四次怀孕，她发了一次誓愿，当然是轻率而冒失的，不过这在当时的基督徒家庭中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：如果上帝再次赐给她一个孩子并使他活到成人年龄，那么她愿将此子奉献给上帝，他将会成为司铎或教士。

这个婴儿是个男孩，于 1813 年 6 月 1 日清晨 11 时诞生于开吕斯的父母家中，其住宅位于蒙他板的大道旁。三天之后，他在教堂中受洗，取教名圣者领洗约翰，此人便是后来的古伯察 (Evariste Huc)，也就是我们故事中的主人翁。他的出生证和受洗证书中，包括着某些不乏有意义的细节。

例如，我们在其诞生证中发现，其幸福的父亲在古伯察诞生后的一个小时，便兴冲冲地奔向了市政府，以出示此子并向市长助理拉加代尔 (Lagadelle) 先生申报户口，此人正在行使民政方面公职官吏的职责。于克父亲这样做时，曾有两名开吕斯居民在场作证，即雅克·路德 (Jacques Loude) 先生和庄园主约瑟夫·卡尔维 (Joseph Calvet)。



在其洗礼证上，记载了古伯察的教父——其舅父本笃·玛莱代尔 (Benoît Malletterre)，此人与本堂神父芬多米耶 (Fondomié) 先生共同署名。古伯察的教母——“其舅母本笃特·玛莱代尔 (Benoîte Malletterre) 贵族小姐”未署名，以示“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符合这样做的条件”。

我们还要指出，新生儿获得了两个名字：额窪理斯塔 (Evariste) 和雷吉斯 (Régis)，由此而在以后产生了某种游移不定。因我们曾谈到，尤其是在其著作的篇目中，有时署名为 Evariste Regis 有时又作 Régis Evariste，而且在两个名字之间有时带有联字符号，有时又没有。但在其家庭中（我们也是这样做的），人们仅简单地称他 Evariste，他也仅仅以开头字母 E·Huc 来签署其书简，由此便清楚地说明他自称 Evariste，再



法国开吕斯的古伯察祖宅



没有其他的名字了。

古伯察可能未对开吕斯留下任何记忆，因为1817年2月12日，在塔恩-加龙省的另一个市镇奈格雷佩利斯(Nègrepelisse)中，即在距蒙他板勉强仅有15公里的地方，诞生了其家庭中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女孩——妹妹阿娜塔茜(Anatasie)。

不知道正是在那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，他学会了首次画单笔画并学会写第一个圆体字、开始讲法语而不是方言、在本堂神父先生面前诵读其教理书、穿拖鞋而奔驰和在篱笆上掏鸟窝呢？

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惟一一件事，便是在1826年开学时，古伯察于图鲁兹教区小神学院注册6年级学生。因此，雅克-弗朗索瓦在临终时（享年59岁），成功地迁入了朗格多克(Languedoc)那久负盛名的首府——大学城和上加龙省的省会，其托辞是要确保其两个儿子接受优质的中学教育。他本人当时调到了烟草专卖局工作。从各种可能性来看，他从这一年起就选择帕尔加米尼耶尔(Pargaminières)大街73号为自己的住宅，他与夫人在那里了其残生。那里地处旧城区，距多明我会士们(Jacobins)的教堂近在咫尺。“帕尔加米尼耶尔”是羊皮纸制造商们的大街。对于我们未来的作家来说，它该是多么美丽的名字啊！

在法国王朝复辟时代，中等教育学校的位置奇缺。特别是那些小神学院必须拒绝许多学生，因为它们必须坚持一定的配额，以便不使那些害怕它们竞争的皇家中学和学院产生成见。

图鲁兹的小修院创建于1781年，10年之后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关闭。它然后于1808年根据拿破仑的诏令又重新开放，享有一种很高的名声，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其修道院长——天主



教士宰菲兰·伊扎克(Zéphirin Izac)的素质,此人自1813年便主宰着该小修院的命运。人们称该小修院为“小铃铛”(Eaquile,出自奥克语esquilo),指那种酷似挂在驴脖子上的小铃铛,它在该学校中用于通知上课和下课。

小修院的学生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地获得司铎的头衔,而且远非如此。但所有的人,无论是寄宿生还是走读生,他们都从在学校一注册起,便穿一件黑色长袍,以至于人们习惯于通称他们为“小修院院长”。欧耶妮(Eugénie)那已故的弟弟莫里斯·德·盖兰(Maurice de Guérin)便属于这些人之列,他于1822~1824年在“小铃铛”修院学习。古伯察从1826年起成为该小修院的学生。

小修院中的教育主要是经典与文学:希腊语言和文学、拉丁语言和文学、仅限于17世纪的法国文学,此外还有文字拼写、语法和句法方面的法语进修课。历史和地理课仅被认为有益于理解《圣经》以及拉丁文、希腊文或法文作品的时候,才会开设。至于精确科学或应用科学,则完全取决于当时在职教师队伍的能力。此外,在该小修院中还有一个自然史陈列室,这并不是到处都会有的情况。

该小修院的教育和文化成绩却降至二流,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育儿童,培养他们虔诚而又具有良好习俗。对于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,都是准备转入神学生涯,或者是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,转入市民的自由职业。

学生的笔记证明了这种心理状态。它们主要涉及到了4门“功课”:虔诚、能力、性格和健康。是啊,即使是在健康方面,如果每个儿童都能恪守健康条例,并潜心地保持身体健康,那就完全如同在生活中坚持良好的为人处世之仪表一样。

该小修院(小铃铛神学院)的学习成绩册,仅从1830~1831年间起才被保存下来了。因此,我们可以追踪该校学生古伯察在2年级(1830~1831)和在修辞学(1831~1832)方面的成绩。在这两种情况下,他都于四门功课中夺冠,按照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,便是获得了一个“BB”或“良上”。但人们也希望知道他在法文方面的进步并希望阅读其最早的作文,大家知道,此人后来以流畅而又犀利的笔锋写下了许多书简和游记著作。

在此期间,于克家庭的其他孩子们的情况如何呢?朵纳蒂安可能是于1826年直接进入埃斯吉尔小修院的4年级。因为他可能恰恰在此之前完成了其修辞学学业,并立即在大学里开始学习法学。至于安娜斯塔茜,她在该家庭定居于图鲁兹时,还是一个刚刚9岁的小姑娘。根据当时的习惯,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来,她正随其母亲学习阅读和书写、学作女红和练习弹钢琴。

在于克家庭到达图鲁兹的三年之后,其家庭中出现了一桩既幸运又令人震惊的事件。年长45岁的罗丝与其已经62岁的丈夫,又于1829年8月25日生下了他们最后一个孩子,而且是一个男孩,取了一个很漂亮的教名——提阿非罗(Théophile),这是上帝的爱子或上帝的朋友。从此之后,该家庭就算是满员了。古伯察于其一生中,主要是与这个“最小的兄弟”保持着非常强烈的感情、温情和忠实的联络。

当古伯察完成其人文学科的学业后,便向其母亲宣布了他要成为司铎的志愿。然而,有关其家庭的记载说,罗丝·于克并未向其儿子揭示她尚在怀孕他的时候所发的誓愿。她特别高兴地欢迎这一喜讯,尽管当她想到即将由此而产生的分别时,

